

关心则乱

著

海棠依旧

应是绿肥红瘦

知否知否

大结局



一幅从江南闺阁到侯门大户的古代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古代女性励志口碑佳作 豆瓣评分8分以上!

随书附赠 有吉有庆月历卡

《琅琊榜》《欢乐颂》出品方正午阳光倾力打造同名影视剧即将热播!
赵丽颖、冯绍峰、朱一龙 主演!

中国华侨出版社

知名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海棠依旧

关心则乱
著

大结局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大结局 / 关心则乱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113-7747-0

I. ①知…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2663号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大结局

作者: 关心则乱

出版人: 刘凤珍

责任编辑: 子慕

封面设计:  VIOLET
01152979738

版式设计: 苏艾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17千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3-7747-0

定价: 4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001

第五十六回 天下大道

明兰轻抚着他汗湿的头发：

『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居家过日子的，说那么清干吗？又不是升堂断官司。』

041

第五十七回 别后琐事

顾廷烨嘴角弯起，故意道：

『为着妻儿安稳，便是我，哪怕刀口拚命，也会如此的。』
然后炯炯有神地望着她，满怀期待地等妻子的反应。

069

第五十八回 千里姻缘

这下非但明兰傻了，连车三娘也愣住了。

她很想摸摸自家幼弟的额头——

难道那姑娘杀鱼刷头的样子十分明媚动人？

第五十九回 祸起萧墙

她早不是无知稚女，这其中深藏的凶险和干系她如何不明白；她更不是那不知自己斤两的，才过了两天舒坦日子，就自鸣得意，不知天高地厚，妄想在大事上改变嫡母心意的人。

第六十回 终结章

顾廷烨望着她，满目笑意：

『你不怕蜀中不如京城繁华，西南又湿热瘴气吗？』

『不怕，不怕。』

明兰拖着凳子挨坐过去，挽着他的胳膊连连摇头，直把帷帽的纱巾都晃了起来，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
目
录

301 297 292 289 283 268 259 248 241 231 224 223

番外

番外一 玉珠

番外二 绣巧

番外三 翠蝉

番外四 玲儿

番外五 二月雪

番外六 锁香檀

番外七 金紫少年郎，绕街鞍马光

番外八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番外九 兽炉沉水烟，翠沼残花片

番外十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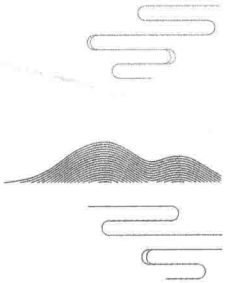
后记



第五十六回 天下大道



明兰轻抚着他汗湿的头发：『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居家过日子的，说那么清干吗？又不是升堂断官司。』



蝉声阵阵中，日头渐暮，因午饭吃得险些噎死，盛紘使人来说他要处理公务，在书房用饭，叫儿女们各自吃了，不必再聚。海氏似有预见，早将饭菜汤盅分成数碟，指挥婆子们安稳整齐地放入一个个食笼中，然后抬去各处。

忙活完了，她速步回到自己屋中，见丈夫已用完了饭，正坐在桌旁吹着一碗温茶，海氏默默走过去，低声道：“天色还亮呢，吃得这么急，仔细克化不好。”

长柏放下茶碗，站起道：“越快了结越好。”

海氏看他满脸疲惫，好生心疼，却不好多劝，上前替他整理仪容衣冠，迟疑道：“……今日外祖母叫咱们气得不轻，能听你劝吗？”

长柏沉默片刻，道：“不听，我也有不听的法子。”

海氏手下停了停，又听长柏吩咐：“你用过饭后，去寿安堂服侍老太太，把六妹妹替下来。我瞧她脸色不好，像是乏得很。”海氏笑道：“这还用你说？我晓得。回头把全哥儿兄妹俩都带去，叫老太太瞧瞧，没准儿一高兴，祖母就好了呢。”

长柏点一点头：“也好。不过祖母还病着，别叫孩子们闹。”

说完后，大步走出屋子。二门外是早套好马车的老卢头，主仆俩另几个家丁一道出了门。此后一路向南，不到半个时辰，来到一座四扇枣色大门前。两旁是皂色漆木圆柱，正门匾额上书“敕造王阁部府”。门房管事见来的是长柏，即刻着人往里报信，自己亲自引路。

王老夫人心绪不宁，晚饭没用几口，半躺在罗汉床上不住地叹气。王舅父捧一碗燕窝粥在旁侍立，讷讷地不知如何劝说。母子俩听闻长柏上门，面面相觑，一个赶紧直起身子，满面惊疑；一个忙放下碗盅，叫服侍在旁的婆子、丫鬟都退下。

长柏进屋，深深作揖行礼。

王老夫人冷笑道：“你是青天大老爷，老妇人不敢当。莫非今儿白天教训得还不够，还要追着来骂？”

长柏低头道：“今日是外孙无礼，外祖母要打要骂都是该当，然姨母之事绝不能更改。我已请顾侯爷去内务府递折子了，好尽快将人送过去，只请外祖母答应。”

慎戒司不能随意关押人，必要犯事女眷的婆家、娘家一齐应请，方可成行。

王老夫人刚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拍床大骂：“只要我还有口气，绝不叫你们糟践他大姑！要我答应，做梦！”

对这个反应，长柏并不惊异，柔声道：“姨母是外祖母所生，孙儿身为男儿，虽未经十月怀胎之苦，可每每见膝下小儿憨态，总想着叫他们一辈子不吃苦受罪才好，怎能不明白外祖母一片慈母心肠？”

王老夫人眼眶红了，犹自赌气地侧过脸，不肯看他：“你说得好听！却死命地欺侮你姨母！”

长柏缓步上前几步，站到罗汉床一侧，叹声道：“那年祖父猝死，外祖母也在京中，当清楚过往。”王老夫人侧身而坐，默不作声。长柏继续道：“祖母新寡之时，方二十出头，勇毅侯老侯爷夫妇尚在，徐家上下力劝祖母改嫁。”

王老夫人绷着脸，眼神却略有动容。

“……有些事，孙儿也是后来才知道。”长柏轻叹道，“其实，徐家已寻好了人家，时任闽浙巡抚的唐安年大人甫鰥，两榜进士，虽年纪稍大，但前头只有两个嫡女、一个庶子，祖母只要嫁过去，他日必能阖家美满。”

王老夫人依旧默声，王舅父却感慨道：“唐家是松江世族，盛老太太能为亲家老太爷守节，抚育妹夫，实是……”他看看母亲的脸色，半途打住。

“这几十年来，祖母不但替父护住祖产，还拿陪嫁替父亲多方打点，延请名师教授。那年，父亲议亲时，勇毅侯府本有意示好，可祖母见不是旁支族女，就是庶女，品貌、家底皆不如意。为着父亲的前程，她宁可和徐家彻底断了情分，也要寻一门好亲事。还有大姐姐、孙儿、几个妹子，祖母哪个不是当自己骨肉对待……这一桩桩、一件件，盛家受祖母恩惠如山高海深，如果父亲和孙儿不为祖母讨回口气，那吾父子还是人吗？！”

长柏以拳重重捶掌。

王老夫人忍不住长叹了口气。亲家老太太确是品性正直高洁，旁的都不

计较。嫡母为庶子娶个娘家姑娘，既能维系娘家情分，又能拉拢庶子，简直天经地义。换言之，当初盛紘若娶了徐家女，盛老太太今日就不会遭这些罪了。

“孙儿知道外祖母心里气什么。孙儿为着一个无血缘之人，重惩姨母，顶撞外祖母，毫不在意真正骨肉血亲。”长柏定定望去。王老夫人重重地哼了声，但脸色已不如之前愤怒。

“彼时，多少人劝祖母，非己骨血，养之不熟。不但世人如此，连姨母心底也是这么想的，是以才毫无顾忌地加害祖母，料定吾父子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吧！”长柏忽然提高声音，厉声道，“举头三尺有神明，难道真要叫祖母在九泉之下悔不当初，叫天地神灵都知这世上之人尽是忘恩背义之徒吗？”

王舅父不住暗暗点头。王老夫人终于哀哀叹了口气，缓缓转过身来，对长柏道：“我如何不知你姨母是大大错了！可……可她……终究是我的骨肉呀！”

“外祖母的骨肉，只有姨母一人吗？”长柏十分冷静。

王老夫人怔住了。

长柏直视她的眼睛：“在幼时，娘常说王家叔公虽待她极好，可她最遗憾的依旧是不能承欢于亲生爹娘膝下，与邻家孩童玩耍时，总不免被人欺负是‘爹娘不要，丢弃了的’。”

王老夫人心中酸楚，垂泪道：“我对不住你娘，总想着好好补偿……”

长柏道：“母亲在外头养了十几年，不曾得到父母慈爱，姨母可没半分心疼之意。”

王老夫人张了张嘴，驳不出理由。

“此回之事，姨母全然不顾亲妹子安危，甚至存心陷害。”长柏面露愤然，“外祖母口口声声血脉骨肉，可姨母焉有半分念及我娘也是她的至亲？！”

王舅父摇头道：“大妹确是过分了。这回，连我都觉着心寒。”

王老夫人看看儿子，再看看外孙，虚弱地道：“那也不必重罚至此呀！那慎戒司……实在不能去呀。”

长柏道：“小时来外祖家玩，有回我和佑表弟爬树摘山楂，辛苦半日才摘了小半篓，外祖父却要我们将其中一半拣出来丢了。我怎么也舍不得，外祖父却教导我俩‘倘不将烂果子丢弃，那些剩余完好的也保不住——为人处世，也是这个道理’。这句话，我记到如今。”

提起过世的老伴，王老夫人肃容，艰难地道：“你的意思是……”

长柏道：“姨母早就是个烂果子了，只会牵连家人。”

王老夫人怒道：“你怎可如此说长辈？！”

“这些年来，舅舅不断替姨母收拾烂摊子。不论外祖母如何苦心教导，姨母依旧我行我素，刻薄庶出儿女，虐待妾室通房，在内宅动辄打骂动刑、草菅人命……这回已不是姨母头回下毒了吧！”长柏看向王舅父，“为着替姨母善后，舅舅多少次豁出脸面去求人、走路子、使银子，做了多少不该之事，依舅舅的资历，早该调任京官，可这十几年始终在外任打转。”

就算平级，京官也比外官高出半等，最早王舅父比盛纮官级高，盛纮进京时两人打平，此时，盛纮已比王舅父官品高出半级，加上他是京官，就更高了。

想及官途，王舅父不禁黯然。王老夫人望了眼儿子，歉疚地低头叹气。

“不单舅父，还有佑表弟、元儿表妹之事，我也听说了。”长柏更进一步，“虽说我大堂嫂文氏也是数年才得娠，可也有旁的子息，而外祖父一脉单传，拖耗至今，外祖母已十分对得住姨母了。”

对得住女儿，就对不住王家，王老夫人想起亡夫，心头一阵阵发虚。

“佑表弟年岁渐长，外祖母也该替王家多打算打算了。”长柏轻悠地劝着，“可只要姨母在，王家就得继续犯难。今儿杀人，明儿下毒，何时才是个头？难道外祖母为了护着作恶多端的女儿，就不管舅父、佑表弟，还有几位表姐了吗？他们难道不是外祖母的骨肉？”

王老夫人越想越心虚。

亡夫才能卓绝，功勋彪炳，灵位被抬至名臣阁，名动天下；儿子资质中等，虽不能青出于蓝，但还能守成，这些祖荫尚可庇护孙儿王佑，可孙儿之后呢？

眼看盛家兴旺之势逐渐明朗，子孙繁茂，个个读书科举，所联姻亲也大多清贵有势，相比之下，自家越发不如了。何况，至今孙儿还没有子息。

“难道……非送进慎戒司不可？”想及老实孝顺的儿子和孙子，王老夫人动摇了。

“非送不可！”长柏断然道，“姨母屡教不改，以前还只是关起门来在内宅作恶，现下胆子越来越大，即使不算姻亲，盛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官宦人家，她居然也敢下手，拉亲妹顶罪，还有恃无恐！姨母就是笃定外祖母会救她。这回，倘不下狠手，下回闯祸怕更不可收拾。”

“可是，她再也出不来了呀……”王老夫人泣泪，心意渐渐转向。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多少清贵世家，管束子弟尤其严厉，就是怕祸起萧墙。”长柏轻轻扶住王老夫人的肩，劝道，“外祖母以后多关照康家表兄也就是了。”想了想，又加了句，“倘若不送进去，康姨父定然休妻，那时，表兄、表妹怎么办？”

王老夫人无声流泪，心意纠结为难。

长柏凑到外祖母面前，一字一句道：“即便拼去二十年仕途，我也绝不会留姨母在外头的。”

王老夫人慢慢拭干泪水，心知外孙心意坚定，犹豫道：“你姨父也不见得会答应送慎戒司呀。”大女婿厌恶女儿已久，一旦得知此事，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写休书。

“不，姨父定会答应的。”长柏第一次露出笑容。

“他怎么会答应？”

书房里，父子俩隔桌对坐，桌上置一壶清酒、两个冷碟，另一盘子酱香浓郁的胭脂鸭信。

盛紘一脸愕然：“你姨父、姨母虽是夫妻，但早成水火，现下有这么好的借口，休妻还来不及，怎肯乖乖听话？”

长柏一手拂起袖子，替父亲斟酒，缓缓道：“姨父房内有位姓苏的姨娘，颇有手腕，不但有儿有女，且受宠爱数十年不衰。”

盛紘一愣，立刻道：“莫非，前阵子给老王爷为妾的，就是这位苏姨娘的女儿？”

长柏点点头，放下酒壶，轻声道：“侯爷手下有人能牵线到苏姨娘身边心腹，不论姨母是被休还是死了，姨父正房无人，必然续弦。若娶回位年轻美貌的，这位苏姨娘该如何自处？”

盛紘缓缓接下去：“是以，这位苏姨娘最愿见到的，就是你姨母这位正房夫人名存实亡，既免了新夫人进门，她又能在内宅当家，儿女受惠。”

长柏道：“送姨母进慎戒司，对外只说是去庄子里养病了，可保三家颜面。”

盛紘笑了下，瞬即皱眉道：“可你姨父想休妻不止一日了，肯听妾室劝说吗？”

“肯的。第一，苏姨娘之女在王府颇受宠，姨父好些事得靠老王爷。第

二，姨父会被如此告知——为了姨母下毒之事，王、盛两家已吵翻了天，王家决意要保住姨母，而盛家……”长柏微微一笑，“快被说服了。”

盛纮了悟，笑道：“你姨父若不答应送人进慎戒司，这事就会被大事化小。”

长柏道：“而父亲会说，老太太毕竟醒了过来，休妻会祸及几个外甥，到底不忍心。”

“既不能休妻，到时只怕你姨父还会卖力叫我不可忍让，定要得人送进去！”

康姨父没有人证、物证，巴不得快些摆脱康王氏，只能入彀。盛纮拊掌而笑，夸道：“想不到我儿竟有陈平之才！”又调侃道，“你对康家内宅怎这么清楚？”

长柏正色道：“康家是祸患，迟早出事。舅父和父亲屡屡相助，我总觉得不妥，早留了心。”

这么麻烦的事得以解决，盛纮高兴得连饮两杯酒，然后不忍地叹道：“到底是你嫡亲姨母，若非你妹子闹到这个地步，我也不愿如此狠心。”

谁知长柏肃穆道：“父亲此言差矣，哪怕妹子不闹出来，我也非要追究。”

盛纮愣了愣，扯动嘴角：“这是为何？”

“莫非父亲想一辈子受要挟吗？”长柏再为盛纮斟了杯酒，“这件事此时发作，理在我们；若以后再说，父亲不免落个‘怠慢嫡母，凉薄忘恩’的名声。亏得此时闹开来，不然，待祖母百年之后，有人拿这说事，我们不死，也惹身膻。”

“此事已被捂住，谁会再提？”盛纮不解。康姨妈和王家巴不得把这事埋了呀。

“徐家可大有人在。”

盛纮失笑：“老太太和娘家断绝已久，徐家怎会来抱不平？”

“若是有人在后指使呢？”长柏淡淡道，“花红月好时，自无人提，可若盛家有了关口呢？若是我，就留着这把柄，在要紧关头再插上一刀。”

盛纮笑声戛然而止，细想下，不由得冷汗凛凛。他记起一件往事，自己会试那年，元阁老和宋阁老争夺首辅之位，两人旗鼓相当，先帝也好生为难，此时，忽有言官上奏，参元阁老吞没亡兄家产，气死寡嫂。

其实，元家长嫂素来体弱多病，又无儿无女，衰毁过度而亡也是有的，

可她娘家跳出人来喊冤，还拿出许多似是而非的人证来。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元阁老就此败北。

“这事根本捂不住。”长柏沉声道，“别说康姨妈，她身边知道的人也不少，那些个管事、婆子，一天就能叫六妹妹拷问出来，何况有心人有意图谋？”

盛纮少年时就发宏愿要光大门楣，倘若将来子孙有出息，位极人臣，怎能叫此事拖累？听了儿子这话，越想越惊惧。

“不只如此，还有康姨妈。倘若将来她以此要挟父亲呢？到时物证、人证已不复可查，若姨母咬住是母亲下毒，父亲为了官声名望，罔顾事实，掩盖真相，又如何应对？”

盛纮拍案大怒：“刁妇岂敢？”

“她连到亲戚家下毒都敢，还有何事不敢？”

在长柏看来，康姨妈早就神志不清了，歹毒疯狂至不可思议。按照她的狂妄逻辑，凡是得罪她的人，都得吃苦；凡是挡在她路上的，都要消灭，几年前就该被关起来了。

“为长远计，就要快刀斩乱麻，到内务府过一趟，即便将来有人提起，父亲也有底气了——祸首已伏法，太太也在家庙忏悔多年，老家众人皆可作证。然后，外祖母再拿了身契，把姨母身边的人清理干净，此事妥帖矣。”

盛纮呆呆地看着儿子，心里又欣慰又骄傲，越看儿子越像过世的老泰山，平素跟锯嘴葫芦似的，可一旦说起来，又头头是道、情理俱通，直叫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虽说跟次子长枫更气味相投，但他最倚重信任的还是长子。无论做人还是为官，论老练精干，两个小的都远不如老大，将来自己归老，家族还要靠长子支撑。无论王氏有多不好，能得这么个能干的儿子总是大赚。

“是以，父亲绝不能让步，这几日一定要顶住。”长柏反复叮嘱。

盛纮坚决心意，重重一拍桌，咬牙道：“非要将康王氏关起来不可！”

长柏缓缓松了口气。他了解父亲远胜于父亲了解自己，盛纮在感情上从来是左摇右摆，只有实际利益才能最坚定他的决心。

从书房出来，迎着夜晚的凉风慢慢走着，长柏不知不觉踱步到母亲院落前，思忖片刻，摇手叫沿路丫鬟、婆子噤声，轻轻走到母亲窗前，正要开口叫，忽听里头有低低的哭声。

“……我的好太太，别哭了。”刘昆家的劝道。

王氏哭道：“我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十年哪，还不如索性给我把剪子了断才好！那个孽障，我怀胎十月生了他，他也忍心！”

刘昆家的轻轻叹了口气：“太太还是去吧，大哥儿，也是为着您呀。”

“……这话……怎么说？我瞧他一心全在寿安堂，全忘了他亲娘！没良心的兔崽子！”

刘昆家的道：“太太您想想，您不是姨太太，可以甩手就走，待老太太好起来，您还要在她跟前服侍的呀。以后老太太再怎么说明、怎么做，您就只能千恩万谢地受着。所以，还不如狠狠受一顿罚，待几年后回来，事情过去久了，您也认错了，受罚了，总能抹平了。”

王氏抽泣了半天，迟疑道：“……说实话，我也觉着见老太太十分难堪，可……若回来后，她还是为难我怎么办？”

刘昆家的笑道：“我瞧老太太不是个心硬的。何况，只要您受罚了，老爷和大哥儿心里就有数了。更何况……”她苦笑一下，“您若不去，大哥儿可要辞官的。”

王氏气怒道：“他爱辞就辞，居然拿这个来要挟老娘！”

刘昆家的赶紧劝道：“太太可别这么说。太太也瞧见了，不论是王家还是老爷、太太，这后半辈子的体面还得靠大哥儿。如今枫哥儿可日夜苦读呢，倘若大哥儿真拗了性子，那以后盛家岂不全仰仗枫哥儿？没准儿林姨娘还要回来呢。”

一听“林姨娘”三个字，王氏立刻不哭了，骂道：“那贱婢做梦！”

“太太明白就好。咱们去有阳乡野，就当去保养身子。说句实话，只要大哥儿官运亨通，前程大好，老家哪个敢慢待太太，哪个不恭恭敬敬的，便是堂房大太太也得敬着您不是？”

王氏心意动摇，左思右想，伏桌哭道：“我真不想去呀……那里人生地不熟，就我独个儿……”

“我陪太太去。”

王氏又惊又喜：“你……”

像她这么体面的管事婆子，居然肯离开繁华的京城，跟她去乡下冷清的庵庙？

“我儿女都成家了，没我也能过。他爹替太太管着庄子，我就陪太太去

念经吃斋。”刘昆家的笑道，“再说了，太太怎好少了我这个狗腿子？”

王氏扑哧笑了出来，满脸泪水糊住了脂粉，哀泣地感动道：“好姐姐，我不但猪油蒙了心，眼睛也是瞎的。你先头劝我的好话，句句都是良言，我居然没听进去！”

长柏站在窗下，里头是母亲和刘昆家之间的絮叨，或哭或笑。听了会儿，他默默离开，走到院门外头，深吸了一口凉凉的空气。

他本性寡言，今日说了这许多，已是十分疲惫，拖着缓慢的步子低头走着。月光柔和，淡淡洒了层银色在园子里，走到半道，却见小厮汗牛正等在那儿，满脸焦急。

“大少爷，您总算回来了，大奶奶等您半天了。我去门房，说您去寻老爷了；我去书房，几个小厮又说您去寻太太了。”汗牛笑着赶到长柏身边。

长柏点了点头，眼睛看了看前方。汗牛明白，这是“回屋”之意，立刻把灯笼支在前面引路。走了一会儿，他们来到池子边，忽见池塘对面有一双人影在缓缓走动。

一高一矮，看似一男一女。

长柏停住脚步，因夜色朦胧，瞧不太清楚。他摇了摇头，嘴朝对面一努，汗牛会意，道：“这是六姑奶奶和姑爷，适才我满院子寻您时碰上过。今儿夜里凉快，月色也好，侯爷和姑奶奶散步消食呢。”

观当时情形和只言片语，似乎六姑奶奶懒得很，只想回屋睡觉，顾侯却觉着吃饱就睡不好，硬拖了她出来的。

长柏看了眼对面的两人，好不闲情逸致。他闷声了半晌，在池边大石上坐下。

汗牛怔了下：“您先不回屋了？”

长柏点头。

汗牛为难地问：“那大奶奶处该怎么回话呢？”

长柏拍拍身边大石，再抬头看天上明月。

汗牛发挥多年所学，勇猛猜测：“爷的意思是……请大少奶奶也来，呃……那个赏月？”

长柏再伸左脚，点点地上石块。

汗牛搜肠刮肚，继续努力理解：“……呃，还要散步？多披件衣裳？”

长柏终于点头，挥手放行。

汗牛满头大汗地跑着离开——完了，主子今日说话太多，不知要几日才能还回来。

此后两日，康姨父和王老夫人先后上门。长柏使人给明兰传话：前头的事有你父兄和夫婿呢，你好好照料老太太即可——以上完整句子，属于汗牛和海氏共同发挥想象的结果。

明兰亦非好事之人，当即从善如流，老老实实地待在寿安堂，陪老太太说些傻笑话，在床头读两卷佛经，只不时询问探来的消息。

据小桃来报，这两日，老爷盛纮表现甚佳。

康姨父来时，他一脸蔫了吧唧，口口声声息事宁人，说总不好真叫王家出个被遗弃的女儿，那叫王家怎么做人呢？还请康姨父把康姨妈领回去。康姨父吓得不敢，生怕那个极品老婆第N次绝地重生，指天咒誓地主动要求送入慎戒司，随即一溜烟儿地跑了。

王老夫人来时，盛纮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开口圣人道理、闭口天地良心，引经据典，直说得声泪俱下，几欲要与王家决裂，也非要重惩康王氏不可。

尤其关键的是，王氏昂首挺胸地出来，如烈士般表示，愿意十年家庙念经，以示悔过。王老夫人还想多说两句，女儿已神情冰冷地离去，看都不愿多看老母一眼。

王老夫人百般无奈，知此事已无可挽回，终于点头答应。

盛夏白昼，盘桓在门口窗下是十分辛苦之事，趁中场休息，小桃请汗牛小哥吃冰镇绿豆汤时，顺手套了些长柏夫妇的近况。

“……这两日，大少爷在屋里只说了五句半话。”汗牛痛陈工作之艰辛，“大奶奶身边的玉燕说，再三四日就好了，我觉着没十天半月好不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呜呜呜……

到第三日，三家齐聚盛府，说定一应事项。王老夫人答应送女人慎戒司，康姨父再三保证绝不亏待元妻所出儿女，盛纮再三保证将对几个外甥厚待如昔。